

父亲学写名字

高发奎

父亲说要学写字时,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

他坐在院里的老槐树下,槐花白花地压了满枝,风一过,落了一地。他手里捏着一截铅笔头,那是我小时候用剩下的,竟被他从哪个角落里翻了出来。“这辈子就吃了不识字的亏。”他眼睛盯着面前摊开的本子说,“可至少……自己得会写自己的名字。”

这话虽然说得轻,却像槐花一片片落在我的心上。从我记事起,父亲就只认得几个阿拉伯数字。村里选举投票要签字,他总是按手印,拇指蘸印泥在纸上重重一摁,那个红指印就是他的名号。我曾经问过他,为什么不学写字。他只说:“地里的活还忙不过来呢。”

我搬了张小凳,坐在他对面。“横要平,竖要直。”我捏着他的食指,在田字格里起笔。他的手很大,像老椿树的皮。那只手一辈子握过锄头、攥过缰绳、抡过铁锤,如今要

握这截铅笔头,竟发起抖来。

“别紧张,就跟握锄头一样,手腕贴着桌面,用肩膀使劲。”我说。他点点头,嘴唇抵得紧紧的,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。第一笔横划出去,像一条受惊的蛇,歪歪扭扭地爬过格子。他看看本子,又看看我,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,脸居然红了。

“挺好的,第一次写嘛。”他的手很烫,粗糙的纹路硌着我的手心,我教他重新起笔。

那个“高”字,他整整练了半个月,每天下午都坐在老槐树下,铅笔削了又削。削铅笔的刀是断了柄的镰刀,他磨了几十年,刀刃依旧锋利。“你看,‘高’字像不像一座房子?”我指着格子,“这个点是屋顶的尖,这一横是房梁,下面这个‘口’是门,再下面的‘口’是院子。”他听得极认真,眼睛追着我的笔尖,眼睛都不眨。

终于有一天,他独自写出了

整的“高”字。虽然“口”写成了三角形,“横”也斜到了天边,但那确确实实是一个“高”字。他放下笔,在院子里走了两圈又坐下,把那个字看了又看,然后抬头对我说:“去,把酒打开。”那天晚饭,他破例喝了三杯,脸喝得红红的,话也多了,翻来覆去就说一句:“原来‘高’字长这样啊。”

“善”字是个大难关。我在纸上写给他看:“上面两点一横,像羊角,下面这个‘口’就是张嘴——羊下面有张嘴,这就是‘善’。”他听着,突然笑了起来:“羊张嘴干什么?”

“羊叫唤呢。”我说,“温顺,温柔,温暖,就是善。”

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埋头继续写。那个“善”字在他笔下总是挤成一团,上面的“羊”和下面的“口”谁也不让谁,像两个吵架的孩子。他也不急,写坏了就用橡皮擦掉重写。铅笔灰沾在他的指缝里,又蹭到鼻尖,他也不理会。

门虚掩着,灯光从缝隙里漏出来。我推门进去,看见父亲趴在桌前,正一笔一画地写着什么。灯光穿过薄薄的纸,“高善贵”三个字便透出温润的橘色来,像是从纸的深处慢慢浮上来。

他听见脚步声,抬起头,每一道皱纹似乎都盛着光。“你看!”他把本子转过来给我看,“今天写了20遍。”本子上的字端端正正。虽然仍带着笨拙的颤抖,可每一个都认得出来,那是他的名字。

我忽然明白,他哪里是在学写字。他是在纸上搭一座桥,一笔一画走过去,从暮年走向童年,从沉默走到有声。那个歪歪扭扭的“高善贵”,是他递给命运的一张名片——上面写着:我来过,我写过,我把自己,好好地认回来了。

槐花还在落,一片一片,白得像他纸上未干的月光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吕思道:“我从未见过小塔黄,只是听说这小塔黄需百年以上才会开花结果,而且开花结果的时间只有十几个时辰。”房婷奇道:“竟有这等奇花异果,它定有神奇之处,你快快讲来。”

吕思答道:“它有什么神奇之处,我也不知道。”房婷知道吕思没有和她说实话,加之肚子咕咕作响,狠狠地瞪了吕思一眼,向老妇道:“婆婆可有吃的,我有些饿了。”

老妇拍腿道:“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!你们远道而来,想必是饿坏了,你们稍等片刻,我这就给你们做吃的去。”老妇前脚刚踏出帐门,两个孩童便跟着跑了出去。

房婷向吕思冷声道:“一会儿不许你吃饭!听到了没有?”吕思叫屈道:“这又是为何,我又没有招惹姑娘。”

房婷冷声道:“招没招惹我,你心里清楚。”吕思道:“只是我若饿死了,你怎么向你的爷爷交代?”

房婷怒道:“你是在威胁我吗?告诉你多少回了,爷爷只是要我监视跟踪你,可从来没有让我保护你,更没有说过不许我杀了你。”吕思微笑道:“既然如此,你杀我好了。我若死了,也省得你们每日如此辛苦地监视跟踪我。”

房婷气得抽出长剑架在吕思脖颈上,大声喝道:“你不提醒,我倒是忘了,若你死了,我岂不是自由了,省得每日跟你天南地北地乱跑。”

文章鱼和赵宇上连忙附和道:“小师妹别和他废话了,快杀了他,这小淫贼早就该死了。”

吕思每日听他们辱骂自己是小淫贼,对此早已习惯,也不再辩驳,向房婷道:“我若是死在姑娘之手,江湖之中会怎么传言,姑娘不会不知吧?我淫贼的名声只怕早已传遍江湖,姑娘千万不要一时意气用事,损了清白名誉。”

房婷气急道:“我没有名字吗?这一路上你总是姑娘、姑娘地叫着,烦都

烦死了!你是木头做的吗?”

文章鱼道:“小师妹,犯不着和这小淫贼生气,这一路上他总是装傻弄痴的,若不是你拦着,我早打死他七八十回了。”赵宇上道:“小师妹,这小淫贼的话不无道理,你若杀了他,少不了惹别人非议。”抽出弯刀道:“我来结果他好了。”

房婷跺脚道:“你们说什么呢!我原本要亲手杀了他,但是你们想让我杀他,我偏偏不杀。你们瞧我干什么,我警告你们俩,这世上只许我杀他,你们俩谁也不许伤害他!”她瞧见吕思微笑的面容后,恨声道:“你很得意是吗?我不会让你轻易死掉的,我要慢慢地折磨你,直到你死。”

文章鱼和赵宇上对视了一眼,文章鱼道:“小师妹,我们什么时候离开小淫贼,总不能跟着他一辈子吧?”

房婷心中伤心,瞧着面带微笑的吕思怒道:“你们俩才要跟着这小淫贼一辈子呢!”文章鱼听出房婷对吕思的不舍,气得飞起一脚踹向吕思,口中骂道:“你这小淫贼着实可恶!”

吕思身体向后飞出时,房婷架在他脖颈上的剑来不及收回,他的脖颈被划了一道口子,鲜血立时染红了他的衣领。房婷丢下长剑,向文章鱼怒道:“大师兄,你疯了吗?”转而蹲在吕思身旁,问道:“你……小淫贼你还好吗?”

吕思故意闭目不答,房婷急得大声叫道:“喂,你醒一醒,我不许你死!你不是大夫吗?你快醒一醒,告诉我该怎么做?”

吕思睁开双眼,见到房婷洁白的面庞上满是忧急之色,心中一软道:“别晃了,没有伤及动脉,死不了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语文里的幸福密码

白艳玲

上学的时候,语文是一门恼人的学科,有背不完的古诗、读不完的课文、写不完的生字、做不完的习题。后来才发现,语文是一门真正的宝藏学科,里面藏着幸福的密码。

第一次发现语文的魅力,是帮朋友取店名。

朋友开了一家服装店,两年多了,一直没啥起色。用朋友的话说就是,吃不饱、饿不死。已经准备关门的朋友去了一趟西安,回来后重打鼓另开张。旧店已经盘掉,新店正在装修,兴冲冲地来找我帮忙取个店名。

原来,朋友是去同样做服装生意的发小那里“取经”了。朋友说,发小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之内把生意做到西安,是因为有两个法宝,现在已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她:一是衣服款式不能杂乱,要有精准的消费群体;二是要取一个有美好寓意的店名。

按朋友的说法,店名就相当于打开财富之门的那半个“虎符”。这样的重任,我怎么敢接手呢?朋友笑说:“先不要忙着拒绝,听我说完,你就知道这个忙对你来说,就是小菜一碟。”

满腹狐疑听朋友说完,我才明白,原来她是想用成语起个谐音店名。刚开始,朋友想和发小一样,用“百依百顺”作店名,但怕犯忌讳,抢了发小的财运,所以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成语用。

我一听,立马来劲,作为一名语文老师,成语还不是张口就来。一番筛选之后,朋友特别中意“依依不舍”这个成语。当成语“依依不舍”变成“衣衣不舍”,被挂在高大的门楣上成为店名,朋友的生意从此像开挂一样,风生水起。这次沾了成语的光,我被朋友另眼相待。

我开始重新审视所教的语文学科。其实,语文跟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只要在生活中稍加留意,就能发现语文的身影。喜庆的对联、鼓

舞人心的宣传语、色彩纷呈的电影海报、母亲节商家的活动策划、环保的公益广告……我开始尝试把生活中的语文搬进课堂,把语文课堂变成大生活的小舞台。

语文让平淡的生活精彩纷呈,最难忘的是劝架,让我见识到了语文的神奇力量。

独生女出身的一位朋友,婚后跟婆婆的关系剑拔弩张。虽然她老公在中间尽力调和,表面上看起来“风平浪静”,实则“暗流涌动”。

那天,朋友像一只气势汹汹的斗鸡来找我。一进门,水都不喝一口就开始吐槽她婆婆:“我婆婆真是有病,我妈过生日,我送了件千把块钱的衣服,她就黑了脸,说我不会过日子,各种话里有话,你说她是不是有病?”

我没有说是,也没有说不是。我知道,朋友那一刻需要的是被理解,就赶紧把水杯递到她手里,让她先喝口水,然后再把从婆婆那里感受到的委屈全部说出来,我愿意做一个衷心的倾听者。

朋友终于找到了发泄口,然后竹筒倒豆子般把她的委屈一股脑全说了出来。精神得到共情之后,又意犹未尽地补了一句:“她又没生养我,凭什么跟我妈平起平坐。”

我知道,我得说话了:“但她为你生养、培养了那么一个优秀的老公呀。你在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时候,还不得对别人表示一个感谢吗?”朋友听完愣了一会,突然“扑哧”笑了:“真有你。”不久,朋友发来短信,说自己现在跟婆婆关系好得连她老公都吃醋,还不停地夸我:“你真行!”

我又冒领了语文的功劳。

难怪上学的时候,我的语文老师总是说:“学语文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生活。”现在,我也无数次地把这句话告诉我的学生,希望他们也能在语文里找到幸福的钥匙。